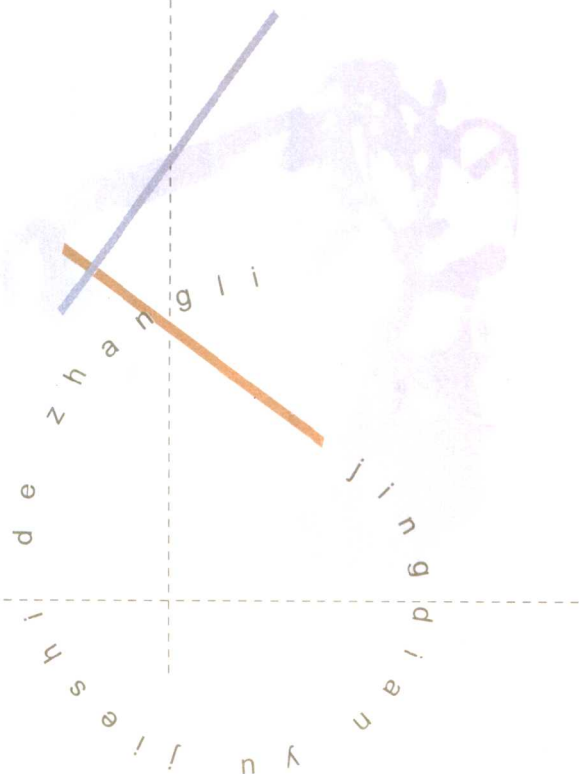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 主 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王中江：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景海峰：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

坎特：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

施特劳斯：耶路撒冷与雅典

刘小枫：圣人的虚静—臆说梵澄的《老子臆说》

经

典

与

解

释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主 编/刘小枫 陈少明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ISBN 7-5426-1787-7

I. 经... II. ① 刘... ② 陈... III. ① 儒家—研究—文集 ② 中世纪哲学—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 B222.05-53 ② B5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448 号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主 编/ 刘小枫 陈少明

责任编辑/ 倪为国 艾 卉

装帧设计/ 人之初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940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3.75

印 数/ 1—4100

ISBN7-5426-1787-7

C·39 定价:40.00 元

西方的启蒙思潮不仅横扫了中国的学术统绪，也终结了西方的古典时代。然而，随着 21 世纪的来临，启蒙思潮也免不了遭遇被自己的西方子孙横扫的命运。“道术为天下裂”，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学界，学问因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相适应已然支离破碎。世纪之交，新思潮、新学说风起云涌，惶然心态，千姿百态。

科学与学问既不应浑然不分，亦不可渐行渐远，一者关乎种种解救时弊、整顿现实生活的实用知识，一者关涉个体乃至国家的精神教养。学问的资源不在现代以来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原理，而在冲和古秀的历代经典。如今，无论西学、中学均面临如下抉择：要么追随现代之后学彻底破碎古典学问，要么修复古典学园、重新整顿精神教养。

“经典与解释”原为中山大学哲学系三年前出版的一部文集的书名，如今我们决意将书名变成学问的方向。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回味古典智慧，更因为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古学经典需要解释，解释是涵养精神的活动，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择：Errare, mehecule, malo cum Platone, qaum cum istis vera sentire（宁可跟随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西塞罗语）。举凡疏证詮解中国古学经典、移译西学整理旧故的晚近成果，不外乎愿与中西方古典大智慧一起思想，以期寻回精神的涵养，不负教书育人的人类亘古基业。

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论题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 | | | |
|----|--|-----|
| 3 | 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 王中江 |
| 27 | 论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的两种张力 | 黄俊杰 |
| 53 | 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 | 景海峰 |
| 77 | 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
——以王阳明、陈确的《大学》辨正为例 | 陈立胜 |
| 99 | 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程志敏译) | 坎 特 |

古典文本研究

- | | | |
|-----|------------------------|-------|
| 171 | 从朱子阳明子两家之《大学》疏解看中国的解释学 | 冯达文 |
| 193 | 《齐物论》注疏传统中的解释学问题 | 陈少明 |
| 217 | 何晏《论语集解》的思想特色及其定位 | 蔡振丰 |
| 237 |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何子建译) | 曼斯菲尔德 |

思想史发微

- | | | |
|-----|-----------------------|------|
| 259 | 耶路撒冷与雅典：一些初步的反思（何子建译） | 施特劳斯 |
| 299 | 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周国译） | 施特劳斯 |
| 321 | 孟子“知人论世”说与经典诠释问题 | 陈昭瑛 |

书 评

- | | | |
|-----|--------------------|-----|
| 343 | 圣人的虚静——臆说梵澄的《老子臆解》 | 刘小枫 |
|-----|--------------------|-----|

论题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王中江

我想从并非毫不相干的“信息”同“经典”的关系谈起。我们的时代被描述为“信息时代”(也被称之为“知识爆炸”时代),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时刻能迅速获取大量信息,而且也意味着我们所获信息的迅速更替。“网络”是日前最典型的例子。以分秒计算的(“即时性”概念甚至都不足以说明它的快捷)“网络信息”的粘贴和更替,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是迅速同质化和同质化的不断复制。我们要谈论的“经典”,情形如何呢?“经典”是天才大脑艰苦创造的结晶,它恰恰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在不断经受时间的考验中,它耐心地开启异质性的世界。信息时代的状态(当然不要说是“市场”)是与经典所需要的不懈静观和沉思精神不合拍的,这也正是我们的时代难以产生经典的因素之一。如果说“信息时代”就是“经典危机”时代,人们也许不会感到惊讶。

在此,我们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定

^{*} 本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广州中山大学,2001年12月)论文。

义。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

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与我们下列讨论有关的一种类型的经典。这种类型的经典,大概相当于 Bible 或 Holy Scripture,而不是 Classics,在传统社会中,保证着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获得了正统性的地位,因此可以称之为“神圣型经典”或“宗教型经典”。用来说明经典的条件而被我们作为个案的儒家经典,主要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经典。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中较早形成了经典传统并由“经典”引导的文明和文化。儒家经典及其围绕它们而形成的经学,最为体系化、规模化和符号化,谁要说中国最具有“经典传统”和经典解释传统,我不会表示不同意见。我们所说的早期儒家经典,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它们一般被称之为“六经”。本文从儒家这“六部”书籍的经典化过程这一特殊的视角,试图对经典的条件这个一般性的问题提供某种一般性的理解。

二

我们从不能回避的“六经”的书写、汇集、

“经典”是天才大脑艰苦创造的结晶,它恰恰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在不断经受时间的考验中,它耐心地开启异质性的世界。

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

照我们的看法,“六经”的“大部分”文本及其教授,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或长或短时期的演变,并且基本成型。

编纂、定型这一既非常复杂又论辩不已的问题谈起,不过这里只能简略地谈谈。在文字形成之前,口口相传无疑是保存知识经验、价值信念等历史记忆和传统的最重要方式。文字产生之后,记载和书籍就有了口口相传所不具有的优越性(虽然口口相传仍然是保存传统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字和书写传统起源很早,以记事记言为主要职能的史官,也具有悠久的传统。^①说到早期儒家的六部典籍,可以肯定,它们并非一时一地一人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书写、编纂、汇集和逐渐定型的过程。传统的一种说法(如今文学派、皮锡瑞等)是,“六经”出自孔子,或者至少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如司马迁);与此相左的说法是,“六经”与孔子无关,它们只是古代的史料(如古文经学),或者像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六经”原本只是先王之政典。^②照我们的看法,“六经”的“大部分”文本及其教授,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或长或短时期的演变,并且基本成型,如,《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问申叔时(申公)教太子箴事,申叔时的回答是“教之《诗》”、“教之《礼》”和“教之《乐》”等。庄王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太子箴共王590年即位,孔子在40年之后的551年诞生,这说明典籍的传授和教化传统,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礼记·经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所说的“教”应该就是指这一经典传授和教化传统。对春秋之后礼乐崩坏、斯文萎靡具有沉重忧患意识的孔子,把继承和复兴周文化和周礼作为自己的使命。孔子作为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一个创办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以“《诗》、《书》、《礼》、《乐》教”所拥

① 这一点即使是非汉学专家的韦伯也说对了:“直到近代,吹陀教育(Wedische Bildung)仍然是口口相传;它断然拒绝以文字将传统固定下来,而职业巫师的所有行会式的技艺(alle zunftmäßige Kunst)却与此相反,惯于以文字将传统固定下来。在中国,举凡礼仪之书、历表、史书的撰写,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甚至在最古老的传说里,古老的文字也被看作为有魔力的东西,而精通它们的人被视为具有魔力的神性的代表者。”相比之下,Von Rossthorn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他相信中国神圣经典一直是以口耳相传到汉代的。对此,韦伯虽然作了谦虚性的存疑,但他坚持相信:“至少编年史是不可能以口头传说为基础的,而且,正如日蚀的复算所表明的,史事编年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严格的口头流传的原则,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只适用于神性的启示以及对这些启示的神性的诠释,而不适用于诗歌与教学论(Didaktik)。”(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28—1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有关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请参阅周予同的《“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载《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有的大量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①孔子所教授的典籍，就是在他之前已基本形成的“六部”典籍。但是，“六经”与孔子仍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单就他教授和保持典籍的传承这一意义上说，他就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如《庄子·天道篇》记载了他往见老子求“西藏于周室”的事迹。司马迁认为孔子根据史记作《春秋》，“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并认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孔子与“六经”传承的密切的关系。

在六部典籍中，《书》的形成、不同传本和篇目真伪引起的争论最为激烈。但合理的推测是，包括了《虞夏书》、《商书》和《周书》的《书》，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变化过程，即使不相信传说的《书》有三千多篇，也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孔子之时，《书》已经佚失了不少。据帛书《要》记载，孔子尝言“《尚书》多于（阙）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②今本《尚书》，当是原《书》的部分传本，这从先秦引用的不在今本之内的逸《书》、逸《周书》也可看出。^③在此只需强调一下《书》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演变过程而形成的就够了。《诗》的汇集和编纂，虽然没有《书》所经历的时间

①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② 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

③ 请参阅陈梦家的《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杨宽的《论〈逸周书〉》，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长,但以周初和春秋初为上下时限,也历时五百多年,它是通过采诗官的采集和公卿列士的献诗逐渐汇集和编纂而成的,孔子之前《诗》的数量也许并不确定,孔子“论次”《诗》,可能是对《诗》进行了某种选择取舍和编排。但《诗》教传统,由来已久。孔子儒家对这一传统的承继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对《诗》的传授、阐发和运用上。被题为《孔子诗论》的战国楚竹书,^①是先秦儒家传《诗》系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先秦儒家述《诗》的既是“第一个”又是“比较完整”的文本,他的重见阳光,使我们有幸认识到先秦儒家论诗的“更具体”、“更多”的面貌,使我们重新恢复了先秦孔子授《诗》和弟子记说的历史记忆。他不仅与通行的《毛诗》形成了对比,而且无疑也与既存的先秦儒家《诗》论构成了比较关系。根据研究,我们倾向于认为,此一记载有孔子论诗内容的作品是出自子夏,可题为子夏《诗记》。^②《易》的形成和传承也有很久的历史。记载中的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由于前两者没有保留传世,且没有可靠的证据,其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归藏》的出土,确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后来作为古经的《周易》,大致在西周已经形成。所谓文王从已有的“八卦”中推演出六十四卦,所谓卦辞、爻辞亦是文王所作,或认为爻辞出自周公,大致可信。《易传》可以说是出自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易大传》引用许多孔子的话这一事实,不能以“假托”一语一笔勾销。《周易》也是占筮之书,它与《连山》和《归藏》有所联系是自然的。但它与注重“象数”和筮占的《归藏》有所不同,而是慢慢发展出了“演德”和“义理”的传统。到了孔子儒家,这就成为主流。对文献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③“读《易》,韦编三绝”、“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④等记载,一些研究者往往疑而不信。但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特别是《要》,证明了孔子晚年喜爱并研究《易》的真实性。^⑤孔子

① 参见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② 笔者撰有《儒家〈诗〉教系谱新知见:孔子授〈诗〉与弟子“记说”》。

③ 《论语·述而》。

④ 《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⑤ 《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

对《易》的浓厚兴趣，不在筮占本身，而是通过筮占推阐德义。^①《易》本以占筮的方式预测吉凶，但春秋时期强调吉凶由人说（也就是由人的德性和德行决定）。^②孔子不重“占筮”而重德义，扩展了这一传统。^③《荀子·大略篇》亦载“善为易者不占”。这表明，在孔子之前，以筮占为主的《易》，经过演变已大致定型。作为古经后称之为《礼仪》的《礼》，如果说主要是成于西周或接受作者是周公的说法，那么到孔子之时，也经过了很久的传承。《礼》对夏商之礼当有所沿袭，但也许正如孔子所说已难求证。^④我们倾向于相信本有《乐》经，正因为这样，先秦才有《乐》经与其他五经往往相提并论的情形。《礼记》有《乐记》，《荀子》有《乐论篇》，《史记》有《乐书》，广义上可以说都是对《乐》的传述。根据西周的“礼乐”传统，《乐》的出现也不会太晚。旧说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一书中几处都认为孔子作《春秋》，《史记》也如此记载。但如果根据《左传·昭公二年》所载的“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和《国

孔子对《易》的浓厚兴趣，不在筮占本身，而是通过筮占推阐德义。

儒家“六经”本不称“经”，“六经”被称之为“经”，本身就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① 《要》载：“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见同上书。

② 参阅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31页。

③ 《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④ 《论语·八佾》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